

2019年的春天,我来到北京,租住在西城区的一幢高楼里,二十二层,很高;八点七平米,很小。这个空中

爬出这扇窗

陈晨

的蜗居是我临时的家,安放流浪的身躯,也安放文学的梦想。我的房间有一个奇怪的阳台,没有出人的门,进出阳台必须从窗户里翻爬出去。我中年发福的身材其实已经不适合翻爬窗户了。刚刚入住的几天,我

脂称,用尽各样方法,试着缩小自己,以便更加自如地进出窗户。每有懈怠,我都会告诫自己——再胖下去,这个窗户你可就爬不出去了。

爬着爬着,我的身手越来越敏捷,轻而易举地就爬了出去。一只会攀爬的猴子沉睡在我身体里,现在我把它唤醒了。爬着爬着,我欣喜地发现,这个房间不是八点七平方米,而是十一点七平方米,平白多出的三个平方,是我靠攀爬换来的。我把许多物品都放置到阳台上的大储物柜里,需要取用时,腿一抬,就爬出窗户,到了阳台上。



也许,任何技能都是用进废退吧,爬了几次,我发现自己其实很会攀爬。远古的祖先把攀爬的技能以隐秘的基因遗传给我,我却一直不知道去运用,年深日久,几乎忘了自己还会攀爬。祖先也曾遗传给我适宜攀爬的身形,而我,漫不经心,与时间共谋,放任身形松散。如今,出于进出窗户的需要,我不得不像猫鼓起胡须丈量洞口那样,计算起身躯与窗户的比例。我重新练起瑜伽、游泳,还特意买了体

实,愿意趴到母亲身上去了。据说是成年猫的智力相当于婴儿,这点我们不敢确认,不过这小家伙貌似灵异。它憎恶洗澡,每次我们准备给它洗澡的时候,它总是能事先捕获信息,压低了身姿,贴着地板,迈着小碎步,溜烟地躲到某个它自认为隐秘的所在,死死不肯出来。我们试图寻找它先知先觉的原因:是放水的声音?搬出来的洗澡用品?还是听懂了我们的话?每次的准备工

这一阵整天“闷”在家里,跟我家的喵星人有了整段共处的时间,总算多个消遣。

爬着爬着,我常常忘记自己已是中年之龄,钻出窗户的那个人,似乎仍在少年时,淘气、鲁莽、轻捷、机敏,没有体重的负担,不用顾虑他人的目光,无畏无惧,无拘无束。爬着爬着,我对攀爬窗户居然上了瘾。北京的春天来得很早,天气日复一日地晴好着,太阳射进二十二层的窗户,清脆,直白,像一把响亮的哨声,很

五岁的桂圆是个刷脸的主,每当我们在朋友圈发布它的照片,总是赢来一片赞誉。一次,一位姓桂的亲戚留言:“哇,它也姓桂!”从此,桂圆这个名字有了别样的解释:姓桂名圆。倒真是猫如其名,这家伙长着圆圆的眼睛、圆圆的脑袋,还有一个毛球似的滚圆的身

我家桂圆

赵洁

桂圆少爷很少作高冷状,倒是哆得出奇,时有极尽娇媚的表情和叫声,毫无悬念地俘获了我们无条件的宠爱,以至于女儿忍不住抱怨:“你们从来没有像宠桂圆那样宠过我!”想

我们宠它,它也毫不吝啬地表达它的爱意。它会趴在我身上,目不转睛地瞪着我,眼神是温暖的,散发着情意绵绵的光泽,有时还会把一只眼睛对着我眨一下(据说这是猫的献吻)。我挠它的下巴,它昂起头享受地闭上眼睛,呼呼声瞬间响亮起来,有时则侧着脑袋使劲蹭我的骨关节;我把手伸给它,它那微微湿润而带点凉意的小鼻子便凑了过来,继而伸出舌头,认真地舔起手

以致喂成了走路一扭一扭的胖子。实施减肥吧。可是,它在食盆前一蹲,半天不挪窝,眼睛紧紧地围着你转,满是哀怨和期待,再发出悠长而婉转的乞求声,甚或伸出小爪子拉扯你的裤子表达急切,叫人如何拒绝?还有,想阻止它上床吧,可它冲向床头难得活跃的身姿,一跃而上时欢快的叫声,还有趴在你身边满足的眼神,实在是征服吾辈的杀手锏。它喜欢

我们沿着拉萨河向上游行驶,车辆在爬上一个垭口的弯道后,见到了一幅不一样的场景,道路两侧轻烟缭绕,山岗上经幡飘飘,成群结队的藏民有的正在顺着山坡往上挂着经幡,有的各自在山边路旁用各种形状卵石垒着玛尼堆,有的三人一群、四人一组地在四周焚烧各类祭祀物品。小贩们有的牵着马,马背上驮着一卷卷经幡,有的开着五菱神车,打开着的后备箱内,摆放着各种藏香等祭祀物品和其他的日常用品,仿佛一个流动的小卖部,现道的叫喊声、吆喝声回荡四周,整个山岗上弥漫着浓浓的烟味和香火味。

我们沿着拉萨河向上游行驶,车辆在爬上一个垭口的弯道后,见到了一幅不一样的场景,道路两侧轻烟缭绕,山岗上经幡飘飘,成群结队的藏民有的正在顺着山坡往上挂着经幡,有的各自在山边路旁用各种形状卵石垒着玛尼堆,有的三人一群、四人一组地在四周焚烧各类祭祀物品。小贩们有的牵着马,马背上驮着一卷卷经幡,有的开着五菱神车,打开着的后备箱内,摆放着各种藏香等祭祀物品和其他的日常用品,仿佛一个流动的小卖部,现道的叫喊声、吆喝声回荡四周,整个山岗上弥漫着浓浓的烟味和香火味。

我们继续行驶在老拉林路上,欣赏沿途不一样的自然美



轻易地就能把从情绪的低谷,一下子拽到高亮明空的空中。那阳光,诱我以光芒和暖意,日日怂恿着我——到阳台上,到阳台上,捧一把阳光抱抱,或者让阳光抱抱。

爬着爬着,我一天比一天快乐。我仿佛不是从一个窗户里爬了出去,而是爬出了安稳和惰性织成的“围栏”,爬出了数十年来层层捆上的束缚。爬过窗户的我,听到自由的风在身体里回旋。

我由此而欢喜,似乎离开家乡来到北京,就是为了与这个窗子相遇,就是为了爬出这个窗子。在那个生存了二十多年的环境里,每一个新的日子都是昨日的克隆与重复,每一天的节奏都是固定的预设与编排,曾经扬起的帆已经落下,在既定的航道里,我正在安安稳稳地驶向预知的终点。

可难道这就是我的一生吗?我还没有与属于我自己的文字相遇,还没有与属于我自己的作品相遇。她们,正在安睡在一个无人知晓的角落,等着我去寻觅,等着我去挖掘,等着我把她们轻轻唤醒。

很多年来,我一直在一个小圈子里写作,不愁题材,也不愁发稿,常有文章见报,常有稿费可领,便

自以为正行进在文学的路上。直到2017年的某一天,我来到北京,来到鲁迅文学院,见到文学真正的样子,终于醒悟,以往堆积的文字只是一些记录,离文学还差得很远。在心的驱动下,我来到了北京,来到了这个需要攀爬的窗台前,来到了二十二层的阳台上。

说起女画家,大家了解甚少;而在艺术圈里,女性艺术家的曝光率和支持度也比男性同行差了很多(举个例子,在欧洲和北美所有画廊代理的职业艺术家中,只有13.7%是女性)。弗瑞达·卡罗(Frida Kahlo)是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女性艺术家,如今这位才华洋溢的墨西哥女画家以及她标志性的“一字眉”已经成为艺术界、时尚圈甚至潮流文化的一个经典。虽然她的作品带着魔幻主义色彩,她的名气更常与她“女权主义画家”的标签所联系起来。我喜欢她作品中毫无遮掩地分享作为女性的经验,这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绘画世界是少见的,也极其需要勇气:无论是她病痛的一生,又或是她的爱情和政治立场,她都用画布去分享并通过画布重新找寻自我、定义自我。我想这是许多女性收藏家(其中包括著名的麦当娜)钟爱她的理由。卡罗在常年疾病的折磨下最终导致截肢,同为艺术家丈夫的成功职业生涯和多年的风流韵事为她的生活投下了巨大的阴影,但可贵的是,她将这痛苦转化成了艺术。

我们沿着拉萨河向上游行驶,车辆在爬上一个垭口的弯道后,见到了一幅不一样的场景,道路两侧轻烟缭绕,山岗上经幡飘飘,成群结队的藏民有的正在顺着山坡往上挂着经幡,有的各自在山边路旁用各种形状卵石垒着玛尼堆,有的三人一群、四人一组地在四周焚烧各类祭祀物品。小贩们有的牵着马,马背上驮着一卷卷经幡,有的开着五菱神车,打开着的后备箱内,摆放着各种藏香等祭祀物品和其他的日常用品,仿佛一个流动的小卖部,现道的叫喊声、吆喝声回荡四周,整个山岗上弥漫着浓浓的烟味和香火味。

我们继续行驶在老拉林路上,欣赏沿途不一样的自然美



火速神奇(中国画)

丁阳

我赶,生命的元气从他们年轻的身体里迸射出来,美好得让人敬畏。我用目光一寸一寸抚摸眼前的所有,这一切无不让我心生欢喜。站在二十二层的阳台上,我看见了一座山,那座山,连绵不绝,矗立在天与地交接的远方。

我不知道这座山叫什么名字,我只是日复一日地眺望着她,在清风骀荡的早晨,在阳光灿烂的午后,在文思枯竭的午夜。看久了,这座山就成了我心中的图腾。我常常想,我看见了那座山,总有一天,我要爬上去看看。

我赶,生命的元气从他们年轻的身体里迸射出来,美好得让人敬畏。我用目光一寸一寸抚摸眼前的所有,这一切无不让我心生欢喜。

站在二十二层的阳台上,我看见了一座山,那座山,连绵不绝,矗立在天与地交接的远方。

我不知道这座山叫什么名字,我只是日复一日地眺望着她,在清风骀荡的早晨,在阳光灿烂的午后,在文思枯竭的午夜。看久了,这座山就成了我心中的图腾。我常常想,我看见了那座山,总有一天,我要爬上去看看。

卡罗

王一

说起女画家,大家了解甚少;而在艺术圈里,女性艺术家的曝光率和支持度也比男性同行差了很多(举个例子,在欧洲和北美所有画廊代理的职业艺术家中,只有13.7%是女性)。弗瑞达·卡罗(Frida Kahlo)是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女性艺术家,如今这位才华洋溢的墨西哥女画家以及她标志性的“一字眉”已经成为艺术界、时尚圈甚至潮流文化的一个经典。虽然她的作品带着魔幻主义色彩,她的名气更常与她“女权主义画家”的标签所联系起来。我喜欢她作品中毫无遮掩地分享作为女性的经验,这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绘画世界是少见的,也极其需要勇气:无论是她病痛的一生,又或是她的爱情和政治立场,她都用画布去分享并通过画布重新找寻自我、定义自我。我想这是许多女性收藏家(其中包括著名的麦当娜)钟爱她的理由。卡罗在常年疾病的折磨下最终导致截肢,同为艺术家丈夫的成功职业生涯和多年的风流韵事为她的生活投下了巨大的阴影,但可贵的是,她将这痛苦转化成了艺术。

我喜欢她作品中毫无遮掩地分享作为女性的经验,这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绘画世界是少见的,也极其需要勇气:无论是她病痛的一生,又或是她的爱情和政治立场,她都用画布去分享并通过画布重新找寻自我、定义自我。我想这是许多女性收藏家(其中包括著名的麦当娜)钟爱她的理由。卡罗在常年疾病的折磨下最终导致截肢,同为艺术家丈夫的成功职业生涯和多年的风流韵事为她的生活投下了巨大的阴影,但可贵的是,她将这痛苦转化成了艺术。

以我几十年的写作实践觉悟,“找寻”两字便可全部概括。

起初,我读迅翁的《阿Q正传》,被一种说法吸引:Q字正是阿Q形象的写照,那圈下的一撇,恰如阿Q头上的辫子。于是,我带着这个疑问读小说,读完又去找各种材料,我想弄清,这辫子阿Q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

差不多大二的时候,我开始毕业论文选题的谋划,相声语言和修辞方法是我关注的两大范畴,自然,这两方面的书和杂志我一定不会放过,我找所有能找得到的东西,寻找本身就是一种熟悉的过程,归纳整理也会让你思想出现火花。寻找的过程还是一种放弃,大三时,我将相声语言搁置,专攻修辞手法,那些中外名著及当代文学作品里有趣的修辞手段,让我乐此不疲。虽没成为修辞学家,但保存着的数千张文摘卡,却是一种暗示,那里有最初的文学训练。

“找寻”,将“找”放到“寻”前头,是故意的,我以为,“找”比较简单,显性的,“寻”要复杂一些,隐性暗含,需要研究、推求,如果能将隐藏着的东西,少为人知或不为人知的东西寻出来,那就是新的发现。

近年来,我写历代笔记新说系列,就是不断找寻的过程。

《霓裳的种子》,起初的题目叫《初为霓裳后六么》,它源自我们熟知的《琵琶行》,白居易和一帮朋友离别,酒喝了一程又一程,却有点无趣,因为没有音乐相伴,琵琶女来了,大家添酒回灯重开宴。那琵琶女,京城一级演奏员,功夫十分了得,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就先有情。某天早晨上班途中,我开车行至中河高架的浙工大段,听到男中音朗诵琵琶女的“初为霓裳后六么”,下意识地一脚轻刹,直觉认为,这是一篇文章的题目,此前,我正读完唐朝崔令钦的笔记《教坊记》,那里清楚地记载着唐代的四十二种大曲,霓裳和六么均在其中,而且,霓裳曲极有故事。

接下来,我就开始找寻霓裳这颗种子,它是如何萌芽,如何鼎盛,又如何衰退,如何沉寂,如何消亡,直至重新复生。找寻过程艰难而又快乐,状态常常是这样的:刚刚将李隆基弄清楚,杨贵妃紧跟而来,刚刚弄清唐朝的乐坊制度,宋朝的宫廷宴会规制也马上要了解,元朝为什么销声匿迹了?明朝为什么也不见很复显的迹象?洪昇为什么要写《长生殿》?李隆基和杨贵妃最后为什么成了主角?松阳高腔中为什么有霓裳曲的骨子音?李肇的《国史补》、沈括的《梦溪笔谈》、周密的《武林旧事》,诸多笔记中去寻蛛丝马迹,还有诸如《宋代笔记诗学思想研究》、《宋代笔记在汉语词汇学理论研究中的价值》等非常专业的理论专著,甚至要读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这书一时找不到,专研戏曲的郭梅教授帮我找到了PDF版本,那一段时期,我有个梦想,就像欣赏纳西古乐一样看一场《霓裳羽衣曲》的舞蹈和演奏,我问过浙江歌舞团的朋友,说全国也没有。如果不是鲁晓敏邀请我去松阳的讲座,我一时半会还不会关注松阳高腔,一千四百岁的叶法善就不能复活,《霓裳的种子》就结不了尾。

如果说找寻的基础,愚以为有两方面的阅读和训练比较管用:一是哲学,主要从联系的角度,一切学问最终也会归结到哲学;二是修辞,主要从方法角度,字词如何巧妙打开,词语在句子中的最佳秩序,都是修辞,它是压箱底的技法。

接下来的许多时间里,我将要找寻数位历代著名笔记作家的前世“今身”,段成式、段安节、洪迈、叶梦得、周密、刘基、冯梦龙、李渔等,我要跟他们谈天说地,我要跟他们诗诗对韵。看哪,唐朝“娱乐记者”段成式已经在拈须嘲笑我了:陆布衣,慢慢研读吧,《酉阳杂俎》就够你喝一壶了!

「找寻」的意义

陆春祥



的藏族大姐席地坐在草地上,前面铺着的垫子上放着烧水的茶壶、热水瓶、放干粮的羊皮袋(糌粑)、奶块等零食和一些茶杯,她们晒着太阳,喝着酥油茶,聊着天,看着山坡上散放的牛、羊,她们的脸上呈现出满满的幸福感。见我们路过,就热情地邀请我们一坐坐,我们学着她们的样,也盘着腿席地而坐,一位大姐提着水壶给我们倒上了酥油茶,虽然都不是很喜欢喝,但也不能辜负了她们的一片好意,也学着她们慢慢地品着,从家长里短到天南地北,大家有说有笑,仿佛都是老熟人。

接着来到了一个叫那堆乡的地方,一大片金黄色的麦田,深深地吸引了我们,不远处几位藏民正在忙于收割,我们好奇地来到

拉萨牧歌

李文

时而是高山、森林、河流、滩涂,时而是农田、草地、野花和牛羊,别有一番风味。我们边走边玩,在路过拉萨河开阔的河滩时,看到河滩上有采砂作业车辆留下的车辙印,便直接把车开上了滩涂,前面卵石和灌木丛布满河滩,大家走到水边,看到湍急的流水,有的在兴奋地打着水漂,有的在寻找好看的鹅卵石,有的就在河边伸伸懒腰,松松筋骨,不时还放开喉咙吆喝着唱上几声,刚才那种压抑感也随即被驱散了。

离开河滩不远,就被路边山坡上的牛羊所吸引,绿茵般的草地上,点缀着片片不同色彩的野花,在远处山岗和树林的映衬下分外迷人,我们边拍照边顺着山沟而上,不远处有三位牧羊、赶牛

七夕会

看到高原的麦子和内地差不多,但收割的镰刀有很大的区别,其中两位男士边走边卷起袖子,拿起放在田边的镰刀,走到田里学着他们的样子像模像样地一起忙碌起来,一边割麦子,一边与他们拉家常,全然像是在亲戚家帮忙。

午后我们继续向着林周县方向前进,眼前出现了拉萨河一片开阔的水域,这里是澎波曲与拉萨河的汇流处,一望无际的河滩上,树木繁茂,郁郁葱葱,湍急的河水在林中穿梭,仿佛是水中山林。我们忘情地拍着照,尽情地玩耍着,天空却暗了下来,高原的天气说变就变,刚才还阳光明媚,一会就乌云密布,我们赶紧上车打道返回拉萨。

旅游